

范仲淹

周燕來 著

出版說明

孔子周遊列國，創立儒家學說；張騫出使西域，開闢絲綢之路；書聖王羲之，留下了曲水流觴的佳話；李時珍廣集博採，躬親實踐，編撰醫藥學名著《本草綱目》；曹雪芹寫下了中國古代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《紅樓夢》……

這些傑出的歷史人物，有的是在中華民族文明進程中做出過突出貢獻、對後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有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家、藝術家、科學家，有的是為國家安定統一、民族融合團結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軍事家、外交家……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，他們的行為事跡、風範品格為當世楷模，並垂範後世。

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先賢人物。他們的思想、品德、事跡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；他們的

故事，是對中華民族的稟賦、特點和氣質最生動、最鮮活的闡釋；他們的名字，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最為光彩奪目；他們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書寫了最為光輝燦爛的篇章。

為了解先賢，走近先賢，我們精心組織編寫了這套《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匯》叢書，以翔實可靠的史料為依據，細膩動人的故事為載體，真實地呈現中華先賢人物的事跡、品格和精神風貌，彰顯他們的貢獻和功績，激發人們對國家民族的熱愛，對中華文明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崇敬。

開卷有益，期待這套叢書成為你的良師益友。

目 錄

導讀	I
書院時光.....	1
直言切諫.....	28
范呂恩怨.....	56
書生從戎.....	85
扭轉戰局.....	107
慶曆新政.....	127
范仲淹生平簡表.....	147

導讀

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，字希文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軍事家、詩人、學者。

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去世，母親改嫁朱氏，范仲淹取名朱說。他刻苦讀書，生活節儉，進入應天府書院苦讀五年，二十七歲考中進士，步入仕途，恢復范姓。

范仲淹性格剛正不阿，敢於直言。在地方任官期間，主持修造捍海堰等工程。後來回到應天府書院教學，積極培養發掘人才，繁榮學術風氣。入朝為官後，他針對當時劉太后聽政的局面，大膽勸諫。在劉太后去世後，又諫言宋仁宗肯定劉太后的功績，穩定政局。同時，對宰相呂夷簡玩弄手段、操控官員升遷的行徑猛烈批評。這期間，他三次被貶，卻毫不動搖。

宋夏戰爭爆發後，范仲淹臨危受命，來到陝西前線，與韓琦等人一起，推動軍事改革，修築堡寨，逐步扭轉宋軍屢戰屢敗的局面，並開啟宋夏和談。西北局勢穩定後，他還朝升任副宰相，發起「慶曆新政」，加強官員考核、減少恩蔭、建設學校、鼓勵農桑，使官場風氣為之一振。可惜新政遭到權貴高官反對，他被迫再次離朝，輾轉各地，直到六十四歲病逝於徐州。

范仲淹一生，無論身居高位，還是貶居地方，始終坦蕩無私，心懷天下。他去世後，宋仁宗親筆為他題碑，謚號「文正」。好友韓琦、富弼各撰祭文，感人至深。甚至西北羌人也感念他的恩德，哭泣祭拜。范仲淹德能兼備，在政治、軍事、學術、文學各方面卓有建樹，被公推為宋朝第一人物。他所撰寫的《岳陽樓記》，其中的名句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為官的最高道德標準，在今天，依然有着廣泛的影響和積極的作用。

書院時光

—

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）正月的一天，清晨五點左右，應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南城門打開，跑出兩隊士卒，在巡檢指揮下，他們沿着通往亳州（今安徽亳州）的官道上，整齊地站成兩排。接着，京東路轉運使、應天府知府、通判，率領着七縣知縣等數十名官員，悉數身着公服，從城內魚貫而出。

時值早春，寒風猶緊，地上殘霜尚在。應天府大小官員一大早出城，在官道旁恭敬迎候，究竟為了甚麼事情呢？

過後不久，應天府城內百姓也陸續向城南官道聚集。此前沿官道列隊的士卒，試圖制止人群進

入官道。隨着天光漸亮，百姓越聚越多，人群沿着官道從城外一直延伸到城裏。大家伸長脖子，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南邊，似乎在等待着甚麼人的到來。

從早晨等到中午，又等到下午四點，不少人又累又餓，卻不肯離開，生怕被別人搶走了位置。好在太陽不曬，天氣還算舒適。

終於，官道盡頭揚起一陣煙塵。百姓們一陣騷動，應天府的士卒趕忙維持秩序，甚至有人揚起了皮鞭。

伴隨着馬蹄聲，兩名全副武裝的騎兵各舉一面旗幟，出現在官道上。眾人定睛細看，旗上繪的是神獸白澤，這是皇帝儀仗御用旗幟。在他們身後是手持星象旗的兩隊騎兵，然後是指南車、計里車、白鷺車、鸞旗車、崇德車、皮軒車，樂隊、步行旗手、白色御馬、弓箭手、日旗、月旗、青龍旗、白虎旗。接着走過來兩面門旗，引導着六隊騎兵，然後是兩隊手持各種傘蓋旗幟的步行侍從。緊跟在各種彩旗後面的是一張香案，擺放着玉璽「天

命之寶」。

這時，從隊伍中跑出十餘名天武禁軍，他們策馬來到應天府官員面前，高聲呼喊：「免拜！唱喏直身立，奏聖躬萬福！」說完又繼續向前，向周圍士卒和百姓呼喊：「小心！車駕來了！」

果然，在彩旗後面，出現一輛裝飾精美的馬車，左車身繪有青龍，插着十二旒青旗，右車身繪有白虎，插着矛和戟，車周身佈滿金玉裝飾的龍鳳，拉車的是四匹黑馬，戴着金色馬具，隨行的是六十四名侍從，這就是皇帝專用的玉輅。

原來是當朝皇帝宋真宗趙恆乘坐車駕，來到了應天府。

在元、明、清各代，百姓見官要下跪。宋代則不同，即便是皇帝出行，也只是規定圍觀百姓不許登高，不許衣衫不整。應天府百姓當然想看皇帝，可惜玉輅車左右人影幢幢，遮擋了宋真宗的御容。百姓有的振臂歡呼，有的嬉笑奔走，有的緊張佇立，有的俯身下拜。

玉輅車開過之後，後面緊跟着大隊步騎兵和各種車駕。只見一列列禁軍、侍從衣甲鮮明，旗幟飄揚。三千多人的皇家儀仗隊，用了將近半個時辰才全部進入應天府城。

應天府瀕臨汴水，水運交通便利，因而商旅輻輳，人口密集，每到夜晚，千家萬戶，燈火輝煌。在五十四年前，公元 960 年，後周禁軍殿前都點檢、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登基稱帝，他就是宋太祖，因為歸德軍節鎮在宋州，因此定國號為宋，宋州也就此成為趙宋一朝帝業肇基之地。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升宋州為應天府，應天府也就成為宋朝政治、經濟和軍事重鎮。現在，宋真宗親到應天府，祭祀祖宗，自然引起應天府全城轟動。此時城中到處人頭攢動，大家都走上街頭駐足圍觀。歡呼聲、喧鬧聲此起彼伏，熱鬧程度更勝過當時最重要的三大節：元旦、寒食、冬至。

御駕進城的消息，也傳到了城中的著名學府：應天府書院。今天一早，書院的教授、講書就隨着



黃灝奇怪地問道：「朱說，今天全城老少都去瞻仰聖容，你怎麼不去啊？」

官員們出城迎駕去了。平日裏黃卷青燈、苦心孤詣地讀書習文的生員們，得知御駕進城的消息，早已按捺不住好奇，爭相跑出書院。

偌大的講堂頓時空空蕩蕩，只有一張靠窗的座位上，依然坐着一個生員，神態專注地低頭看書。他生得寬額廣頤，濃眉大眼，體格結實，一看就是性格堅毅、敢作敢為的人。

這時，有個叫黃灝的生員返回講堂取東西，看到這個人還在讀書，十分奇怪地問道：「朱說，今日御駕進城，全城男女老少都去瞻仰聖容，你怎麼不去啊？」

朱說聞言抬頭說道：「以後在朝堂上，自會見到，何苦現在去湊熱鬧！」說完繼續低頭讀書。

「朝堂上？」黃灝聽出了朱說的意思：他要考取進士，出仕做官，躋身朝臣之列。不經意間的一句話，卻透露出朱說的志向和抱負。

這雖然是天下所有讀書人的理想，然而現實卻荊棘滿路。宋代科舉分為解試、省試、殿試三級。

當時有種說法，說讀書人參加十次解試、省試，才有機會參加一次殿試。

黃灝嘴上不說，心中卻想道：「考取進士，金殿面君，談何容易！」

二

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三月，開封城春暖花開，偶爾的幾陣細雨，更為花草樹木增添了無限生機。這天，宮城大內崇政殿殿試唱名已畢，新科進士一百九十七人，以狀元蔡齊為首，前呼後擁地走出東華門。在圍觀百姓的陣陣喝彩聲中，新科進士們一邊向人群招呼致意，一邊從容閒話。

隊伍中，有三個人一直走在一起，顯然是彼此熟稔的好友。一個臉膛黝黑的青年進士開懷大笑道：「朱兄、龐兄都是大才，考中進士實至名歸，沒想到小弟我竟能忝列榜上，實在慚愧。」

旁邊一個白胖的進士截住話茬，道：「子京又

說笑，你的才識器量遠勝於我，封侯拜相也指日可待。」

走在中間的進士眼神堅毅，朗聲道：「子京、醇之無須過謙，想那唐人孟郊《登科後》詩云：『昔日齷齪不足誇，今朝放蕩思無涯。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』若論豪情壯志，你我兄弟怎可輸給唐人？」三人相視大笑。

這時，臉膛黝黑的進士手指着前方道：「前方那位便是狀元蔡子思，我等也去攀談攀談。」三人加快腳步，趕上新科狀元蔡齊，叉手施禮。

眼神堅毅的進士對蔡齊說：「子思兄真是睿才，我兄弟三人欽佩不已。」隨即指着臉膛黝黑的進士說：「他叫滕宗諒，字子京。」又指着白胖的進士說：「這位是龐籍，字醇之。」然後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朱說。我等恭喜子思兄高中狀元。」

蔡齊一邊還禮，一邊說道：「久仰朱兄、子京兄、醇之兄文名，一直無緣結識。我不過是僥倖，諸兄見笑了。」

朱說等人見蔡齊謙虛有禮，心中也生出親切之感。四人並肩而行，暢聊此次科舉的見聞和今後的抱負，越說越投機，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。言談中，滕宗諒起鬨讓朱說吟詩。朱說略一思索，便開口吟道：「長白一寒儒，名登二紀餘。百花春滿路，二月雨隨車。鼓吹迎前道，煙霞指舊廬。鄉人莫相羨，教子讀詩書。」

蔡齊聽出詩中「長白」是指淄州（今山東淄博）長白山（位於今山東鄒平），喜道：「朱兄原來在長白山求學？我是萊州（今山東煙台萊州）人，兩地都屬於京東東路轄區，想不到你我還有這樣的淵源。」

朱說答道：「我十八歲時，父親在淄州長山縣任職，我便在長白山醴泉寺讀書三年多，後來才轉去應天府書院。」

蔡齊對朱說只有名，卻沒有字，感到很奇怪，便問道：「未知朱兄台甫怎麼稱呼？」

朱說聞言一愣，他一向說話乾脆，此刻卻躊躇

起來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關乎小弟的身世遭遇，一言難盡。今日群賢雅集，不適合以小弟私事打擾各位的雅興，容日後向兄詳述。」

蔡齊見朱說面露難色，便轉換了話題，滕宗諒、龐籍也心照不宣。

朱說想起自己的年少經歷、求學時光，表面上不動聲色，其實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宋代的進士可以直接授官，朱說被授予廣德軍（今安徽廣德）司理參軍，正式踏入仕途。赴任後，朱說將母親從淄州長山縣接到廣德軍，母子團聚。

這天傍晚，朱說處理好公務，回到租賃的房舍，先去母親屋中間安。母親謝氏對朱說十分疼愛。朱說年幼時有一次病情嚴重，謝氏向天祈禱，說如果孩子病癒，自己從此不再吃葷。朱說離家遊學後，謝氏思念哭泣，雙眼幾乎失明。母子之間感情極深，無話不談。

朱說先詢問了母親今天的飲食起居，又閒談

幾句見聞逸事，然後說道：「前幾天孩兒收到一封
信，是蘇州范家兄長所寄……」

沒等朱說說完，謝氏直接打斷道：「他們來信
做甚！想當年你父親去世時，你才兩歲，我們娘兒
倆竟不被你兄長接納，為娘無奈之下，帶着你嫁入
朱家。現在他們看你登了第、授了官，便來攀親
戚，簡直是無恥之尤，愧對范氏一門！」謝氏說
的是朱說的身世，他出生於宋太宗端拱二年（989）八
月，是范墉的第三子，但是第二年范墉就去世了。
蘇州吳縣（今江蘇蘇州）的家業被長子繼承，竟將
謝氏和幼弟拒之門外。孤兒寡母難以維持生計，謝
氏只得帶着幼子改嫁朱文翰，幼子也改姓朱姓，取
名朱說。

朱說忙起身倒杯茶水，雙手呈給母親。見母
親恢復平靜，朱說從袖筒中又抽出一封書信，說
道：「其實今天還收到長山朱家子弟寫來書信，詢
問母親的身體狀況，我給您讀讀。」說罷展信讀了
一遍。

謝氏邊聽邊點頭，待朱說讀罷信，說道：「難得朱家子弟還掛念着咱們娘兒倆。你與朱家子弟一起長大，本來情同手足，回頭想想，那年你批評朱家子弟奢侈浪費，他們還說，『我們用的是朱家的錢』，因此你負氣從朱家出走，轉眼都過去十餘年了。」

謝氏說完，見朱說沒有接話，就問道：「說兒莫非還在嗔怪朱家子弟？」

朱說含笑答道：「母親多慮了，當時大家都是年輕氣盛，難免拌嘴，他們也並非存心排斥我。他們對母親，還是非常尊敬的。」

謝氏聽了，放心地點頭道：「這樣想才是正理，咱們娘兒倆應當感謝朱家。你外出遊學，後來入應天府書院五年，吃住用度，都是朱家承擔。不可因過去的幾句氣話，就忘了朱家恩德。」

朱說正容道：「母親教訓的是，感恩報德之心，孩兒一刻不敢忘。」頓了頓，又說道：「孩兒只是常常在想：繼父對我有養育之恩和訓導之責，今

後孩兒自然要善待朱家子弟。然而，生父對孩兒的生身之恩，又當如何還報？」

聽聞此言，謝氏一時不知如何作答。

朱說看着母親，誠懇地說道：「孩兒聽母親講過，范氏一族出自唐朝宰相范履冰，祖籍京兆藍田（今陝西藍田），唐末遷往蘇州吳縣。我的曾祖、祖父、生父三代出仕吳越錢氏，後來我父隨末代吳越王錢俶歸宋，出任地方官，好歹也算一方名族。可是在我生父去世後，兄長為了田宅財帛，驅逐我們母子，必然招致鄉里非議，使范氏蒙羞。想我生父泉下有知，絕不願看到家門齟齬。」

謝氏看着兒子，欲言又止。

朱說認真地說：「我不忍心生父揹負罵名，但又不能攻訐兄長。思來想去，我決心上書朝廷，改回范姓。以我個人尊嚴，挽回范氏風譽，感化兄長。」

謝氏聞言，對兒子有如此胸襟器量，既感歎又欣慰，自己在二十幾年前遭受的被逐出家門的屈

辱，終於因為兒子的努力，至今日一掃而空。她拉起兒子的手，眼中湧出淚水。朱說忙伸手摩挲母親後心，寬慰母親，勸她莫要激動。

經過醞釀和溝通，天禧元年（1017），二十九歲的朱說上奏朝廷，請求恢復范姓。朝廷認為此舉符合儒家倫理，很快批覆同意。於是，朱說恢復族名，改名為范仲淹，字希文。從此以後，他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。

三

宋仁宗天聖五年（1027）正月的一天，南京應天府書院的大門緩緩打開，一個身穿青衫的中年男子，在院子的引領下，緩步邁入應天府書院。此人肩背寬厚，眉眼端正，嘴角緊繃，表情莊重，特別是他的眼神堅毅銳利，彷彿能看透人心。

男子跟隨着院子來到一間剛打掃過的屋子，屋內一張木床，一套桌椅，一排木箱，陳設佈置十

分簡單。男子掃視一周，說道：「此處所在甚好，我今後便住在這裏了。」

院子一愣，忙道：「范先生說笑了，此間只可用作日間歇息，一到夜晚，則清冷難耐，范先生怎生受得了？且待老奴去尋個暖爐，再入住不遲。」

男子拍了拍身上的青布襦衫，說道：「不需如此講究，我不是那種錦衣玉食的人。這裏清淨，正好讀書寫字。」說罷，便拉過椅子，在桌子上鋪開紙筆，開始習字觀書。

院子不可思議地看着這位官人，還想再說幾句，卻不敢出言打擾，只得遲疑着去了。

這位院子口中的「范先生」，正是范仲淹，他今年三十九歲，正為母守孝留居南京應天府。這年正月，當朝樞密副使晏殊出任南京留守，邀請范仲淹出任應天府書院教授。就這樣，時隔十二年，范仲淹重回故地，只不過身份從學生變成了老師。

又是一年的早春時節，天氣乍暖還寒，街上行

人漸多，到處歡聲笑語。這天，應天府書院的生員們聽到了一個消息：應天府知州晏殊延聘了一位新教授來管理書院。

府學諸生的好奇心瞬間被點燃，好事者很快打聽到，這位新教授，就是從六品大理寺丞、監楚州糧料院范仲淹。

在書院一處齋舍內，下了晚講的生員褪去深衣，或躺或坐，三三兩兩地聚集在一起閒聊。其中一個生員，學着東京開封府勾欄瓦肆說書人的架勢，繪聲繪色地說起了范仲淹的逸事：「說起這位范寺丞，經歷可是相當傳奇。他兩歲時父親去世，隨母改嫁，改姓朱，名說。無巧不成書，他就是在咱們應天府書院求學五載，在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考中進士的。後來上奏朝廷，恢復范姓。我聽說他從小在寺廟苦讀，每天煮二升粟米粥，擱置一宿，凝結成塊，用刀一分為四，就着十幾條韭菜醬菜，上午、下午各吃兩塊。後來到咱們應天府書院就讀，自己收拾出一間屋子，五年不解衣就寢，夜晚

讀書暈乏，就用冷水洗面……」

一名長臉生員插話道：「這不算甚麼，在座諸位中，也有很多家貧如洗卻依然用功苦讀之人嘛。」

「范寺丞可是大不一樣！」那名生員接過話茬，「當時南京留守之子也在咱書院就讀，回家給留守講了范寺丞的生活，留守憐惜他太過清苦，就送來家中膳食。誰知范寺丞一口未動，直到食物壞掉。留守之子不高興了，責備他不近人情。范寺丞竟說：『我感念你的厚意，只是我一直吃粥，突然吃起了美食，以後還怎麼吃得下粥？』」

大家聽了，紛紛讚許。只有那名長臉生員發問道：「既然提到南京留守，那麼此事只能發生在應天府升南京之後，當時知府馬元方升任南京留守。這樣說來，我就不懂了，為何在此之前，馬知府及其子都不憐憫范寺丞？此事蹊蹺，多半是附會。」

說書生員眨眨眼，無法答話。旁邊眾人對長臉生員說：「彥國你且聽他把話說完。」原來這個

長臉生員是富弼，字彥國，今年二十四歲。

說書生員定定神，說道：「據說范寺丞在中進士之前，曾經找相士問能否做得宰相？相士說不能。又問能否做得名醫？相士就奇怪了，說這兩個志向為甚麼差別如此懸殊？范寺丞回答：『惟兩者可救人。』諸位聽聽，見識果然有過人之處。」

誰知諸生聽了並沒有太大反應，畢竟大家都是飽讀聖賢書之人，對這些怪誕不經之事，反響並不熱烈。

說書生員有些尷尬，忙說：「我倒是聽泰州（今江蘇泰州）的朋友提起過范寺丞修築海堤『捍海堰』的真事——我剛才說的也是真事——泰州本來土地肥沃，士庶富裕。後來那裏的捍海堰壞了，因為維修難度大，久廢不修。結果海水灌入農田，糧食歉收，百姓被迫遠走異鄉達三千多戶。去年秋天，范寺丞主動向上司請命，出任興化縣令，修築百里海堤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開工後遇到大雨雪，海風巨浪，撲面而來。工匠僕役驚慌奔走，在泥濘中擁

擠踩踏，死者百餘人。」說到這裏，他故意住了嘴，吊着大家的胃口。

旁邊一名生員訝然道：「死者上百？這工程怕是做不得了。」

說書生員提高音調，道：「現場眾人也都說，捍海堰修不成了，只有范寺丞和他同年進士的好友藤宗諒堅持繼續施工。後來朝廷派人調查，也支持范寺丞的意見。不過，范寺丞隨後就丁母憂，回到應天居住。他還寫信給泰州地方官，力促海堤工程繼續進行，當地百姓今後生計，就全依賴這道捍海堰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生員們立即七嘴八舌討論起來，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，自然比說書生員說的野史可信度高。只聽富弼抱着肩膀，慢悠悠地說：「這位范寺丞只用了四年，就從『選人』升到了『京官』，端的是有真才實學的。我還知道一件范寺丞的逸聞，說他舉進士後，出任廣德軍（今安徽廣德）司理參軍，就案件判決事宜，與上司廣德軍知軍激烈辯

論，惹得知軍大怒，他也不屈服。回到自己家中，把爭論之語都寫在屏風上，性格果真是剛直不屈。不過如此說來，他對待我等，必然也會同樣嚴格要求了。」

眾人聽了一愣，幾個四仰八叉斜靠在榻上的生員，下意識地把目光投向門口，彷彿自己正在被這位范寺丞嚴厲地盯視着。

四

范仲淹住進書院後，眼看着熟悉的門廡、齋舍、庭院、講堂……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了自己的求學時光。大約十八歲時，他在淄州附近的長白山醴泉寺讀書，苦於沒有良師益友，於是外出遊學。經過五年時光，終於金榜題名。刻苦、律己、堅持、自信，是范仲淹求學之路的寶貴經驗。現在，他要把自己的人生信條，貫徹在書院管理上。

他給書院的生員們制定了一套規則，白天的